

街南文集卷之二十

宣城吳肅公晴崑氏著

銘 贊 襍著

瓶硯銘

爾。德。之。懋。懋。以。無。或。爾。咎。瓶。而。守。爾。口。曰。口。生。垢。曰。陷。文。不。救。

客有自廣來者攜硯石遺所知爭擇其眼予獨

乞無眼者以歸而銘以告諸有眼者

如。以。眼。何。不。絀。襄。與。冕。商。之。文。學。何。以。選。又。何。不。哀。



蒼益左而俾國語衍。

破硯銘

硯袁中郎物也。外兄麻天爲將死以畀余。中郎舊銘曰：賴爾不完，吾與爾周旋。予復銘之曰：

不完者形不磨者精。中郎以爾爲社之櫟，惠之瓠而吾以爲遷之腐。左之盲。

又

惟其物不惟其形，惟其人。不惟其名，嗚呼麻生。

眼鏡銘

孰使予盲而汝也明，孰役孰宰而予汝相倚爲形神。又

雖徑寸之珠，無論乘車雖隔垣之眎，無論一隅。夫人莫鑑於物而鑑於義，胡察察者其書而惜惜者其軀乎。

張兩水眼鏡銘

謂障也而以益明，謂假也而以代真。物性其性，是爲兩水之明鏡。

梅杖銘 有序

禹功丙舍有老梅見摧一柯亭亭天生杖材也度而貯之三年矣其節錯其質凝色殷然若糝其修出矚以上尺有七寸諸友人爭咏且記之以示晴道人道人歎且疑焉梅之珍於世也非以材其得盡天年非以不材也顧不材於匠而材於樵然其得杖於主人安見材之不足以盡年耶莫獲起漆園而叩之而姑爲之銘曰

桂也而或斯爲薪桐也而爨以幸存彼薪盡而火傳梅乎梅乎以爲有脚之陽春

東渚杖銘 予所製

惟此君山水爰影神形相永守晴崑生爲君壽

湯巖夫先生杖銘

樵於黃山漁於江渚一竿一柯與汝偕處

董樵先生斑竹杖銘

毅然直者兩間氣殷然赤者西臺淚山則有阿斧則有柯扶杖而歌樵兮柰何

方竹杖

直。以。方。行。次。且。惡。乎。偈。矩。而。屈。節。以。趨。

藤杖

盤錯者節邪。跼踏者世邪。蹶者氣持之者志邪。

雪坪杖銘

姜貞毅以貽姑山先生者

敬。亭。之。阿。匪。荷。者。戈。姑。山。之。麓。匪。樵。者。柯。七。尺。消。搖。
剩。水。殘。山。物。奚。足。貴。永。矢。勿。譏。

木竹杖

虛。而。能。實。以。貞。爾。德。直。而。能。曲。以。完。爾。節。

匏冠銘

有序

予。匿。影。街。南。衣。冠。迂。俗。人。多。指。目。之。欲。托。方。
外。以。游。者。久。矣。浮。屠。素。所。斥。且。翟。也。黃。冠。者。
流。猶。爲。近。乎。爾。友。人。吳。漢。臣。贈。以。匏。冠。居。嘗。
簪。之。而。自。署。匏。道。人。云。昔。汪。水。雲。在。北。爲。黃。
冠。以。歸。元。呂。志。學。淡。衣。幅。巾。爲。道。士。予。竊。比。
焉。不。亦。可。乎。抑。吾。無。所。用。於。世。殆。老。於。匏。也。
乎。銘。曰。

太極分兩儀判混沌函誰取半赫兩曜麗中天日之

蝕月之。弦彼匏繫世永棄戴元首。天澤位方內游乃方外。爾黃冠吾所句。

預製藏器銘

長夜不旦。今將此乎巨寢。命也。有性。今噫。瞑乎不瞑。

又

宰吾形者。或散爲游變之魂。塊然欲朽者。匣而齋之。以還厚坤。凡人莫不然。噫。其亦有不朽不變者存。

陳茂寰書主序贊

茂寰吾友仲獻弟也。其沒也。未有遺像。孤弘謨痛之。命工繪楮爲主軸。而裝潢之。供歲時伏臘之祀。古者主以依神。中古而圖像具。顧主耐於廟。像設於庭。世率畧主而重像。蓋廟不易舉。而像於瞻依爲便也。抑先哲有言。毫髮之不似。不得爲吾親也。不似則幾於誣矣。故像不如主。然主必以木。未有繪楮而爲之者。弘謨之爲是。豈以禮不二主。不欲以耐廟者。賣於家耶。以遺像之莫具。愴如也。余告之曰。人子之身。親之。

遺也。以身似。不以貌似。以德肖。不以形肖也。且事之
惟其誠。桑梓。杯棬。皆親也。矧几筵而臨之者。猶儼然
主與像之間乎。故神依於誠。弗依於物。苟弗誠。主與
像。皆物耳。弘謨。跽請曰。惟先生述先子之行。諄而揭
之。畫得其似。庶先生得其真乎。爲之贊曰。
我交翁兄。稔翁克孝。怡怡因心。仁膏義耀。人或肩燃。
若火厥身。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孚及探丸。澤同掩骼。
音容緬邈。風期猶昨。陟降前只。昭格虔只。匪圖以貌。
象惟賢只。

畫主作幘。俚而不經。妙說出一段情理。守經者所
不斥也。以德肖以誠事。凡爲人子。皆宜惕然。主與
像皆物也。非大儒偉識。不敢道。

吳介士伏牛像贊

不顛其中而肘其筮。不馳其策而維其角。晃如皤如。
皆莫得而跡貌。而覘之以爲叟。而牧中而叩之以爲
聃之騎。而雲之伏。嘻。斯吾介士之所托足也耶。

梅聖占像

爾貌癯。爾背僂。爾笑咯咯。衆目爾顛愚。寒無裊。處无

廬糠覈不飽。衆謂爾拘迂。而街南子獨有取於子者。介然有永矢之守。而嘻嘻有文字之腴。愚耶迂耶。其信所呼而彼其之子。蛾撲而蟻趨。噫誰則爾如耶。

阮翁像贊

有髯則皤而緇以髮。吾疑乎其形。有道同塵而隱於松林。吾疑乎其情。嘻是嘗得全於酒。而老而托於無生。抑君家嗣宗之達。光祿之沉冥。吾幾莫得而名者歟。

自題小像

乙卯

髮艸薙兮猶巾寬博兮垂紳。日眇眇兮與六籍親。人之稱之一以爲文士。一以爲頑民。蓋道存乎丘壑。而竊比夫仁山白雲。抑有慨夫鄭億翁之言。予世今之世。莫人其爲人。

淑平和尚像贊

東震旦國有九里山維摩丈室芥子塵纖是公毘耶之緣石兮砢砢泉兮泠泠條衣軍持水觀燈明是公清淨之心有光熊熊丹霞紫霓爲蓮花藏爲貝多葉是公廣長之舌修淨業而弘法界大異乎魔禪之杖

塵恣狂。鳴於晦昧。公之戒定圓明。應周乎四大。何取乎假合。妄身紙上之圖。繪淑平寓九里山石泉庵嘗刺舌血寫華嚴經

陸在璞像贊

爾豐爾頤。豈其爲山澤之臞。爾便爾腹。豈其爲鉛槧之儒。於慧於慧。奚頰上三毛。雋朗之特殊。抑胡不影爾纓繡爾褶。而幅巾直裰。與古爲徒。睇而擬之。若把酒狂笑。忘其身之貧窶。世之隆污。是吾同學同庚。陸子在璞之圖耶。

自題匡坐圖

爾何爲者。行何適。隱何林。時臨街賣藥。時癡策長吟。時皋比而講。時函鐵而沉。茲乃翛然一榻。撫弦無聲。豈聞見之表。淵乎其默識。抑辨論之餘。適然其冥心。彼貌取者。將何以測其淺深耶。

又

兩足擇地而蹈。七尺雖貧自在。春風明月悠然。是白其所以乃。

又自題像

丙寅

翩翩者五十年韋布之身。峩峩者三百年方角之巾。

道不惑於紛岐。歸講論於楮墨。志不逾夫窮厄。托歲月於松筠。詎生今兮。反古抑慕義兮。勉仁噫庶幾孔門之學子。先代之遺民。

濮陽寧野先生像贊

放於詩豪於酒。謂達者徒而公不有。山之曲水之涯。謂隱者徒。而公不知。令儀令色。軌身以道。有如不信家。則有謀圖。則有貌。

濮陽
像贊

天與之貌。道與之形。既美且碩。淵默無聲。竹森疎兮。永矢石磊。礫兮承。跌寄欣慨乎所遇。獨觀昭曠而啓後人。以有餘。

雪菴朗公像贊

有序

余憚於筆墨而爲朗公書扁書聯句書碑文。不一而足。念其誠求不能拒也。又嘗爲作募疏。已復索題小像。朗非能知予文與書者。特習予名耳。予漫題數語。或疑近於禪。予之於禪亦猶朗之於書與文也。

佛說衆生總幻住身。何況畫影。是妄是真。法界虛空。

蒲團紙上能空一切。乃爲無相。街南老儒以筆爲棒。拈此大喝雪菴和尚。

題錢螿菴三影圖

三十年習君名。今識面慰平生。與偕來影神形匪離。世學忘情陵谷易。衣裳更少壯老惟永貞。

劉止一像贊

止一故總戎

有碩其軀。豐頰微鬚。撫松就蔭。倚石而趺。將肉生髀。裏而雄心漸老。抑捫蝨干時。而舉世無徒。遂倦游以。栖息。聊覓句以躊躇。蓋南山之豹武。而文則蔚如者。

耶

梅素五像贊

豐頤廣額。儵然自喜。人知其表。莫知其裏。獨撫絃而不鳴。將杳然乎高山流水。

崔青峙像贊

跡其貌則玉樹瑤姿。奚爲乎崖石之參差。度其年則請纓策馬。奚爲乎散服而履屐。綦殆摘詞作賦。餘音在指。而偶寄乎音徽。抑高山流水之蘊乎襟度。而鳴陰之和。將聲聞於天達耶。

董樵先生荷薪圖

瞻彼西山兮。冰雪霏霏。瞻彼中原兮。荆棘迷離。樵兮。樵兮。斧斤安施。攀扶桑之樹。折若木之枝。筮局天兮。屨脊地。行躑躅兮。心齋容。昔有東湖。今則嶠夷。一死。一生。千載同揆。

梅東渚像贊

山之阿。水之渚。七尺昂藏。孰置子於丘壑。一卷伊吾。殆騁望夫千古。是嘗鏖戰於鉛塹之場。望走夫雞壇。與藝圃而老。而特契於街南子。曰悠悠予懷。惟子是

許。

馬蕃侯像贊

茲山氏稱其友馬子之賢。而索像贊於晴叟。問其像。曰豐頰微須。問其圖。曰梅竹琴書。晴叟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矧面顏與圖像。而俱未之見。暗中摸索。奚以悉其善。茲山曰。不然。馬子與君異地。同賢。譬彼梅竹。臭味相湔。譬彼琴書。聲韻相宣。韓子之記滕王閣。豈其造觀。而後載筆以傳。

爲梅復林募棺殮啓

復林先生貧窮無告。操履孔貞。身隱四紀餘三。齒高七旬有六。舌耕計絀。腹笥空便。一畝半椽。奈立錐之無地。三旬九食。念告乞以增慚。屢空似黔婁而并無妻室。爇獨同思肖而莫寄。僧寮洵古士之高風。尤頹俗之介性者也。比者僵臥不起。旦夕垂亾。維易簣之堪憐。佇蓋棺而有定。單衾敗絮。衮牽猶不足。歛魄周身。藁葬竟何資。太上篇紛談感應。優婆法漫詡慈悲。况吾有道仁人。那不摯情隕涕。民喪道殣。安問親疏。

白蠶青蚨各爲豐膏。蓋泉擊斯易舉。卽我殞有同。某等雖素屬知交。自問實難爲倚伏。方吳偕汝。社祇能收阜羽之遺。文張反編琴歌。亦徒托子桑於方外。廣邀施濟。曷勝呼號。

凄凄數行已盡。復林大槩情摯。而詞婉宐其感動人也。吳子仁

請給賑米詞代

雨、露、平、施、不、遺、弱、草、江、湖、載、需、先、溉、卑、渠、惟、明、公、濟、物、之、仁、生、死、肉、骨、而、方、隅、艱、食、之、衆、近、悅、遠、來、某、世、授、詩、書、生、知、廉、恥、饑、寒、不、自、保、天、地、豈、私、貧、服、賈、力、田、奈、資、身、之、無、策、羹、藜、含、糗、悵、鼓、腹、以、何、年、雖、逾、壯、尚、鰥、居、交、謫、幸、免、而、謀、生、多、拙、計、乞、食、無、辭、有、毋、尸、喪、莫、錫、封、人、之、類、予、季、行、役、誰、遺、靈、輟、之、羹、竊、以、鴈、鮒、但、取、濡、鱗、偃、鼠、惟、期、滿、腹、周、之、可、受、義、匪、嗟、來、食、非、萬、鐘、得、則、生、失、則、死、井、李、同、三、咽、目、有、見、耳、有、

聞况陳腐相因。獨施未置。何敬叔無煩受餉。胸門差令公自能損餘補乏。倉餘殘粒。既祝等於溝篲。母子倖炊。實情同夫雀鼠。嗷嗷以待。質質以來。知必有見其生不見其死之心。寧或爲可以與可以無與之惠。自拚野草。久致歎乎不辰。稍續炊烟。亦乍勉夫呼癸。銜戢何謝。冥報相貽。

晴崑生平不爲四六偶。爲人所強。便工雅流利。入

坡公文長之席。

劉韋荈

正玉或問

是編草創於丁酉之歲。而副墨於庚戌。蓋予少而心折於公。文章名節勛業無兩。而尤以理學入聖域也。及讀公理學言。顧不無稍稍疑。既讀傳習錄。則愈以大惑。遂妄綴評乙。辭而駁之。稿匿篋衍中。未敢以示人也。姑山夫子見而嘿領之。予友吳懋修氏。驚相詫服。而予猶弗敢信也。久之。益推究洛閩以由。釋於四子之書。乃覺予向之惑於公者。不盡愚而

居然評乙駁辨無所諱忌者不皆狂易語也。客過而窺焉。口呿目瞪如喪神守曰怪哉子之好異也。掎二氏衡百家可也。而及王公乎。反復致詰而予於是不能終匿矣。作或問。

或問曰今天下震寰宇洽瞽宗者非王公耶。世無異喙久矣。心非焉不可。而况於書。書而能悉當乎。衆著之奈何。曰言之而是。芻蕘也將予采苟非耶。亦何傷於王氏乎。

或曰然則世讀公書也。而非乎。曰謂讀公書耶。吾懼其未也。公凌厲千古才辨助爵赫如也。名公鉅卿展轉師承蔓如也。稔其名者警矣。沿其支者錮矣。故無讀公書而公是殉矣。卽讀公書而程朱氏弗入矣。則相與爲殉而已矣。噫予願於公爲諍臣毋爲媚子。或曰今縉紳先生不皆學有識乎。誦法之俎豆之必有確乎証性者。曰彼其弋制科而掇顯榮者爲朱氏乎。爲王氏乎。弋制科則崇之。掇顯榮則恃之乎。謂學乎。吾未見朱之不足以証性也。吾未見今之里巷小儒証性者果愈於崇仁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也。謂識

乎。

或曰天下多王氏學而子異之。不罹咎乎。曰。令甲以的士者。朱也。非朱則罪。三百年無改也。子正王。反經也。抑功令也。而子異乎。世未有遵功令。服聖經而罪是磨者。彼羣唾而狂易之。毋惑也。雖然使公而有知。不予罪也。使子而生公之世。或子肯也。何也。公才知人也。學人也。有道人也不若世。噍噍里。儒講而護前也。

或曰舉世之殉之。何也。曰世靡不禪溺者。而公之學近之。儒靡不禪斥者。公之書不直。謂禪也。既足以殉其好。又有以全其名。莫公便也。是才智者藉也。抑未也。簡易直捷。則誕者藉也。格物非窮理。則闇者藉也。掃除文字。則陋者藉也。新章句之局。則好異者藉也。夫是以舉世殉公也。然而公之業。公之博。公之文。無有尚之者。甚矣世之不善學公也。

或曰公書無醇者乎。曰醇者多矣。無更更公也。其說經而經。戾者吾何敢阿公也。節而正之。吾盡疵公也。乎哉。全書具在。有志於學者。因子言而汰其疵。用其

醇得公之所以爲公。則功於公者大矣。因得經之所
以爲經。則功於聖經亦遠矣。予其嚆矢。糠粃耳矣。
或曰。若子之說。毋乃涉章句學究乎。抑末矣。曰。匪直
予。程朱而無免學究矣。昔人云。漢說經而經存。宋說
經而經亾。非經亾也。謂夫人而自爲經說也。嘻。宋猶
註經也。固未有以大異於漢而遂夷之亾經也。而况
其反傳以言經。而悟經以自注乎。夫與其廢傳以言
經。毋寧章句之可循也。是相輪之說也。固不如梯而
級之也。

往予里中無不遵王氏學。予取其書逐節正之。遂
成卷帙。自謂獨識。後乃知四方攻之者不少。其謬
蓋亦易辨也。因寘笥中。特錄一序。及或問於集中。
其最晰者。辨四無一首。當附明誠錄。其餘卷似可
廢矣。又記

和與同言味也。取譬學術最爲親切。我不受混淆
於古人。古人始不受沉屈於我。無取乎苟同焉。豪
傑之士所必有也。孰知正味則舉世皆易牙矣。而
不善會者。見謂培擊。抑此伸彼。偏有所軒輊。此并

紫陽所不受而與立言之意左矣。先渭求

平心易氣。要使姚江心受彼排擊。叫號將以學術

爲門戶之私耶。紫陽亦厭其比黨矣。蔡九霞

明誠會約

寡過遷善。以誠身也。講學以明善也。慨自教學衰而
識誠身之道者寡矣。講學者又侵淫于異端。則善非
其善。而明非所明矣。今二三同志。不以肅公不肖而
推之講席。予滋媿焉。敢不勉以負二三同志。亦務明
乎善而已。亦相砥以誠身而已。月一聚講焉。命之曰
明誠會約。凡十有六。

慎獨之謂誠。吾果慎吾獨。卽無會焉可也。雖然會之
日。容貌必恭也。言語必信也。念必澄。氣必欽也。退而

閒居則燕燕爾悠悠爾。其能無惕以肆乎。能無諂以
謾乎。無憚亂而暴慢乎。一會斯一傲也。推之闈室狎
處。無弗傲也。閒遊宴飲。無弗傲也。斯謂之誠。否則月
一至焉耳。猶弗至也。

求仁之學。予方不願諸友之。日月至焉。而進之顏子
之不違。曾子之道遠。而姑一會爲故事而已焉。何嘗
哉。過莫省焉。善莫遷焉。臨事而氣動志焉。讀書而質
質無所尋義理焉。不日進。則日損也。故乾乾不息。則
業廣而德崇。

改過之說。念臺先生備矣。先其切者。自計之。或人之
告之。必訟焉。訟必改焉。記而課其多寡焉。以期于寡
之又寡。不妨以衆著。而無庸掩也。庶居恒有以自惕
而犯者鮮矣。其大過。不可以告人者。尤庶乎鮮矣。何
則。犯之時。必恐恐然。慮夫衆著云爾也。

明善者。知性知天之謂。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或於
諸事爲。或得諸辨論。或晰之經史。于是非可否之故。
平居識之。相與考質之。俾有實際。卽理亂得失。尙爰
論世。皆致用之學。無徒爲性命空談也。

學紛而道岐矣。舍孔孟奚師矣。吾聞諸沈貞文先生曰。父無二父。君無二君。師有二師乎。嗚呼。今言道者爲師。孔孟乎。非師孔孟乎。異端之近理。旣大亂吾真。而惑之者從而師之曰。吾聖人心法然也。曾莫晰夫毫釐千里之謬。明善之謂何。諱其所師而冒儒者之名。講儒者之學。誠意之謂何。

問以質疑。以攷信也。旣未能信。又不能疑。而默默以終日。毋乃怯乎。抑怠耶。怯于廣衆。不能出諸口。怠于研尋。不能概于衷。怠者勉之以思。怯者振之以氣。外求自得者。必切問。何謂切。已所可知。可由者。是也。外之不急之務。內之天命之微。必喋喋舉似焉。果其研精之所及乎。抑姑以博口耳資耶。學者有所不必問。講者有所不能答。恥不知而問焉。毋論肅公之闢莫答也。卽能知之而答之。能必入耳者。之心爲通耶。是騰口說也。願諸友共矢之。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考于古訓。証于師友。豁然于自知之明。斯謂信。逞一曲之見。鑿一時之智。強索臆解。得之可以信乎。以是

爲信而故匿其旨。爲弗達也者。展轉致辨焉。是詰也。挾故而問。向固以爲誣罔而非誠也。不可語于道。各有疑也。斯各有問。因其疑而啓之。不必說之相通也。醫之于疾。時其寒熱虛實而藥之。砭之。期中疾而已焉。而他疾者。競所見以陳。是以已藥藥人也。又舍日一方一藥而高引夫素難以云云。皆助疑而增之疾也。不識顏冉之仁。何以異。而司馬樊遲。顓孫氏。則何不交相詰而競相喻乎。

道所衆著。理所共由。邇言互察。庸言互謹也。鯁鯁焉。驚尋思于深遠。而競新知于詞說。同堂問答。出已意以排之。聖經賢傳。矜私智以測之。或引而高。或離而異。人可獨否。人此倏彼。先人以賢智。而君子虞其庸妄之歸耳矣。

因問而答。非習成說胸中也。徐爲說而徐繹焉。苟不待其竟。而攙他語。或競爲聒噪。無以達言者之意。而砥以撓衆聽之耳。非專也。抑或咕咕耳語。漫不屬聽。非敬也。

言之偶過。何傷。直者斥之義也。其我愛乎。抑期于同。

歸耶仁也。無心拂無色嗔也可。本無拂無嗔也。而展轉護前私也。牽經引傳以伸其說之近似。復也。非仁非義也。此又愈于嗔拂之尤者也。退自慊于意焉。否耶。

同會者。交或深或乍。情或密或疎。其期于學道則一也。毋慢毋謔。毋面諛而背非。毋此比而彼牴。序以年。接以禮。成以德。處以敬。孚以忠。信有過。微規之。弗聽。則密囑一人繼之。又弗聽。則數人共匡之。出而對人。諱之。有問者。則曰偶爾。彼改之矣。誠至而孚。其猶弗

聽乎。姑置以俟之。豈其終弗悛乎。是謂相成之義。聞吾會而來者。不必皆學道之人。不可謂無慕道之意也。苟慕乎道。而不善之心寡矣。不善之事。宐亦遠矣。雖然。聖人莫能必諸人。吾固謂來吾會者之決無爲不善也。假退而萬一有之。若忤逆。若訟鬪。若博奕。好飲。不善之大者。宐無俟人言而媿且悔矣。嗟夫。不戒于閒居。而胡以必揜著于君子。盍充夫羞惡之良。而改諸改之。斯謂君子。

或曰。盍簡其不才而舍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

之。夫子曰。有教無類。曰。不保其往也。人非甚無良。亦何不可淑而歸諸道。其淑耶。吾願也。卽不淑乎。而月一至焉。則月一爲君子也。歲十二至焉。則歲十二爲君子也。吾忍拒諸。

署吾會者。非乍以其名者也。矢之以誠。而要之以久。彼博奕飲酒。猶見獵而喜乎。苟不能終制。而耽樂之私。無預于會焉。可也。仍覲然會中。是溷吾徒。而敗吾類也。人將以會爲逋逃。以講學爲詬詈。鳴鼓之攻。其容已乎。

月一會。人遞司之。必于前會次。預署之。屆期。則先三日。司會者。以劄期于衆。或至者。與不至者。胥以告。而至者。畀日費焉。所以便供給。通人情也。并附書之。

書街南文集後

街南先生不獨以文章著也或曰先生工於詩或曰先生書法甲遠近或曰嘗聆先生琴操泠泠乎善也而以疾求診療者則又謂先生今之薛立齋周慎齋云平陵唐岸曰庚申冬予始至宛陵謁先生於敬亭山房先生臯比在焉時方與諸子講明誠之學日暮請益畢隨先生詣所謂街南草堂者循衢數折而南則樓觀屹立宋理宗賜丞相兄弟建也坊而磴磴者爲魏國正肅公表也因念吳自正肅父子以理學顯

暨石岡先生而益振數傳而復有街南先生嗣正學
啓後賢蓋吳氏理學世其家久矣草堂爨烟雜突垣
棟半圯琴書外無長物則又思正肅父子居廟廊之
上終其身履豐席厚不必有艱苦之行堅忍之守而
安驅徐行從容以企聖人之道其境順其事易且位
望尊矣整躬以率物如順風而呼勢加疾焉而又當
宋中葉沐濂溪伊洛之餘教親考亭之門天下之言
學者日盛異說之害吾道者猶未大熾也先生之在
今日棲巖枕壑踽踽然一布衣老爾非有聲勢之應

援饑寒迫於內險阻交於外勞苦塵塗之集乃躬者
皆足以撓亂其心思而動搖其魄力且以世學日蕪
妄庸子競爲虛無懸悟之說叛吾道與混吾道浸滲
滋蔓至淡入乎人心而先生飭躬砥行進諸弟子而
教之以明誠爲宗旨慎獨爲樞紐讀其正王辨教大
學旨述易問讀禮問諸書尤洋洋灑灑抉此之所以
得與彼之所以失濂洛復生不能易也一時游其門
者皆彬彬質有其文聞風之士亦罔敢異喙向非有
過人之識兼人之勇則將委靡頹敗逐流俗以去而

聖賢之學將至泯泯耳蓋先生之所處尤難哉尤難哉先生與孫慧居先生皆嘗師事明崑沈徵君予與慧居游而始知有先生又於慧居几上見先生文十數首讀而好之已先生來龍溪因慧居交於先生邂逅間輒口誦先生文不置先生喜若謂孺子可教者厥後詣講堂則先生招之也余之讀先生文而能知其原本理學不狃於今時而倍難於古昔則余之可教或者在是先生又未必盡知之矣余於先生之詩若書若琴操若醫理未嘗不心好之而不以易吾文章之好好文章又不以易吾理學之好余以此質之先生更不若以此質之游先生之門并世之讀先生文者使知先生不朽之業不僅文章而求先生者亦毋徒以文章爲也文格似昌黎而簡潔變幻尤出入左史蒙莊諸氏先生著述盈篋衍其悉以寄唐生唐生故可教也

瀨水唐岸拜撰

按察使惠菴唐公傳

唐公汝廸字吉甫號惠菴父卒五月而始生生三年而母卒依其叔父少穎敏偉丰儀年十九領嘉靖丙午鄉薦中丙辰進士謁選當授司理分宐相欲致諸門下俾予江西地公匍伏姜公寶固辭乃得真定陞吏部司勛郎晉驗封司時百官出陟寄分宐父子眷宇間爭茅靡取合而公介特自如世蕃招飲諸司引巨犀可數升謬奉觴欲以相困公謝不勝強之一太常芻助焉乃艷然起覆犀地下淋漓沾衣袂衆咸曰

屬意更起為謝則跨馬行矣相顧愕然世蕃大嘆之
 已而言官承旨論其傲力請移疾被嚴旨往被旨者
 多寘大辟家人環泣公怡然夜寢軒達曙再請予告
 歸後由禹州倅累遷雷州守時隆慶之辛未五年也
 雷濱海倭數入寇海酋犄之是歲除夕倭突城下急
 登陣治兵收舟楫之南泊者火竟夕燭天三日而倭
 退海酋許俊美乘倭犯高州破電白又自網州陷錦
 囊黃隆等處謂我勢分無如何直壁城下公亦自度
 無如何乃單騎張蓋從一吏馳入其壘心以為效古

人已事濟否姑聽之及至諭以國家威福酋果頓首
 服為具食而返酋去尋俘倭五十人獻捷請撫請撫
 者名曰安插酋實瞰腴壤為利陰賄守守請於監司
 直指而允之乃空其地之人民廬其居田其田而樓
 其婦女公奮請於當道曰是皆我奸民牟利而故冒
 賊以要我我不能制其死命而猶以敵待之乎請擊
 勿失遂分布要害親為擐甲率衛將王道成等敗之
 仙門港又敗之沙頭洋有為賊間者足無拇公謬令
 軍皆脫履果得無拇者名翁蔭并五人誅之賊遂窘

乃相與乞撫嶺西道。舟返。遇王道成。擊沉之。并招撫官溺焉。守道欲罪道成。公請曰。此何咎。招撫二字。擲之大海中矣。復建策夾攻。悉平之。訖不言功。稍遷河南副使。河決崔家口。總理者擬濬下流。淤淺。徐州人段守金請開舊河。公上書言。河性不常。非可以人力爲通塞也。引而南。則有侵蓄陵寢之虞。大興工。有聚衆意外之變。瀕河之民。苟倖目前。而以爲輿論僉同可乎。事乃寢。又條上經藩祿。改鹽課諸策。河南永以爲利。遷叅政。改江西。終廣西按察使。公優才略。而負

氣恒侃侃。其自雷州入計也。江陵之醜熾於分宜。尤急崇功利。見公慰勞有加。若將庸之者。公微謝不敏而已。江陵歸葬河南。諸司側行襪席。爭僇。負躡矢先驅。越全境乃已。公逆送。訖無加禮。云。初公之育於叔也。叔憐愛之。踰已子。叔母惡而誦豆羹。裳帛必私其子。叔怒逐其婦。公旣貴而歸。謁叔而拜。故遲回不卽。蹠掩袂而泣。曰。吾生而無父。叔吾父也。幼而無母。叔母猶母也。往者叔母何罪。罪由汝。廼今不得與叔俱。受謁吾忍。諸叔感而名還其婦。叔名某。號平野。

吳肅公曰世爭述公飲酒覆屣事雄邁勁直有古烈士風予嘗采入語林不知與江陵亦矯矯也予鄉先達傳罕名筆獨公傳頗雅馴未省誰手予因舊文節錄之補其所未及以移史館非能自爲文傳公者也。體裁深厚老健得班范之遺

吳綺園

作傳者描寫刻畫失于矜張平舖直敘必墮冗瑣諸傳皆蒼勁大雅以備國史宜無嫌也 吳東岩

左副都御史魯泉詹公傳

詹公諱沂號魯泉宣城人中隆慶辛未進士授新建令多惠政擢南吏科給事中時江陵相柄國勢薰灼而公其所取士也顧穆然無所附麗星變上疏請修實政尤剴切及計典所糾相私人也江陵啣之奪情事起諷廷臣保留而南中和焉公獨不肯署曰不能一疏爭業已負慚安可取姍天下後世乎同列日攝之江陵歸治喪衆疏趨還朝公曰彼未有終喪意而何起爲或構讒之者江陵益大恨左遷山東僉事分

巡東充分巡故祖制而巡按御史承風旨謂冗員也。宣革遂罷公歸。辛巳京察復以原給事中受譴斥矣。先是邑諸生吳仕期嘗上書江陵羅織者究主使。宣縉紳人人惴恐而公怡如也。江陵敗起知奉化縣陞禮部主事。遷員外郎累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者溫公純、矯矯肅風範而公協焉。妖書之獄株累數十人禍中郭公正域獄甚急。溫公疏掾公與禮部侍郎李公廷機、戶部尚書趙公世卿私於朱相曰：「儼生光可以蔽獄矣。不然羅織其可既乎。」事乃得解。溫

公去天子以公署院事。公請補總憲不許。時御史多缺員。公極言其弊。丁未大察時吏禮工刑尚書俱缺。弗補。公與吏部侍郎楊公時喬主察察之二日命趙世卿代旋報罷詔仍屬時喬。沂而以世卿之命爲誤。時正月上旬也。先是除夕天子內晏。謂近侍曰：「廷臣受外官餽儀張讌爲樂。惟李楊詹三老清寂可念。李謂廷機也。蓋三公廉節爲上所注如此。銓政廢不舉。且十年天下官吏待選者鱗集京師。困阨或客死者。而臺署虛無人。諸要地差遣懸且過半。軍政時務殊

孔棘公疏上危言懇切至四十餘而後得俞旨曠典一新豸繡交錯中外躍然望振舉也其請遼東巡按謂遼陽密邇京畿爲國左臂自惡璫激變官吏追贓人心隄杌加以敵人跳梁蓄謀已久兼并諸屬夷交通漠北此其志不在小宜速遣才能御史督兵察餉俾全遼重鎮長爲國家之有不然沃壤千里坐見陸沉夫然後徵兵輓餉竭天下之力以圖之嗟何及哉後十餘年而遼事大敗疆圉淪陷然後知公料敵之智謀國之周也公在院七年而攝院者五年甚被主

眷再賜羊酒寶鈔或論其當引退者一日內使宣至會極門諭云後生妄議大臣致杜門求去成何國體如不悛者指名糾奏公不忍復言去已而中浮議乃解組織印遠出國門矣本朝大臣未有掛冠者掛冠自公始詔謂忘義潔身若慍之若多之云公性仁厚南臺以苛政阿江陵公諷以寬及其持憲則未嘗稍假蓋清議而無苛激和衷無黨附云公家居里生有訟疑公關說踵門面詬公含笑而入仍勅家人弗與校學政擬寘生於法公弗許至今父老稱盛德

焉卒年八十有三子應鵬萬曆丙辰進士仕至參政
吳肅公曰江陵之勢烈日奔雷不足爲喻吾鄉徐司
寇沈修撰家文臺及公皆忤之噫昔之宣城猶多亢
直也哉公南臺數語自律以規其察似亦無所齟齬
而極之於所往毋亦本無終喪意遂淡摘其患失之
隱耶嘗讀公諸疏多宗社至計而於遼事猶龜鑑然
盛德肫肫而明炳幾先奇矣哉

按國史大察時公請補都御史弗聽公與楊公主
察之二日命戶部尚書趙世卿代趙請印務合併
專管上報曰察典已屬時喬沂昨批紅誤發當卽
繳停今不遵已行之旨而請未發之命徒滋遲延
云云以語意未明謹節畧書之

又記

寫詹公和平耿介始終如見真史才史學也

張山

來

太僕寺卿十洲麻公傳

麻公諱溶字如水別號十洲世為宣城人父諱值嘉
 靖巳酉舉人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公萬曆壬午舉人
 癸未科進士廷試擬一甲第三人有陰告以為市者
 將格致公公勃然曰寧失大魁進身之始不可以苟
 謝去之已臚傳遂寘二甲授戶部山東清吏司主事
 權崇文門稅稅特寬督儲江淮釐弊盡無餘用廉幹
 陞吏部稽勲司時趙公儕鶴南星及王公秋澄鄒公大
 澤二公皆以公忠掌選事忤政府相繼罷去公抗疏

曰三臣者斥必不可縱之奸。而廷必不可嬰之勢。乞
召還以重計典。不則閣臣托專擅之譚。而竊明旨以
攬威福。臺省承閣臣之指。而借彈章以移黜陟。銓臣
畏羣毀而迫於無可奈何。啓扶同蒙蔽之禍。將趨附
成風。奉公之士危。罔士之患作矣。疏入政府。惡之公
在吏部。主試陝西。所錄多名賢。而清流之士用相推
轂。政府滋不懌。以年例出山西。叅政分守汾陽。歲飢
民枕藉死。汾陽故產鐵。公謂採之可以招流徙。爲少
弛其禁。民藉以活者數萬人。特建倉廩以贖鍰。存鑑

儲穀。視豐歉爲糴糶。民永賴之。遷山東按察使。內使
陳增者。權稅民不堪其虐。譁而毆之。時所在稅監挾
天子命。恣橫無所不至。嬰之者禍不測。諸司大恐。議
多入人死罪。以釋璫憾。公毅然曰。璫實激禍。奈何橫
殺吾民。堅持之。惟罪首事一人。餘從末減獄。上竟得
允。兩臺獄詞。故山積。或以意省決。一二公愀然曰。是
死獄也。必求其生。而不得。庶俾死者無遺恨。於是旦
日循首尾。秉燭每至。雞鳴遂以勞。邁疾遷河南布政
使。卒於汾陽道中。無以殮。同里詹公沂資之。乃以櫬

歸公既卒山西民頌公於巡按御史趙公文炳而廷臣吏部尚書李公戴巡撫山西都御史魏公允貞各具疏請贈天子賜勅褒嘉贈太僕寺卿公生四歲而孤母邢安人亦早世垂髫而嫡母陸夫人卒善居喪伯兄死慟絕而甦其女兄予曾王父汝州公夫人也公之遷吏部而歸適汝州夫人病卒親友出迓數十里公怪問吳兩甥何以不至或對以母病尋且至及郭弗至公乃大驚曰姊得母有不諱乎遂更衣徒步問道泣而奔喪時郡邑長旌旗鼓吹前導鄉縉紳冠蓋相屬忽失公皆愕眙聞以姊喪故皆咨嗟涕洟而散公孫諱三衡乙酉鼎革起兵應新安太史金聲不屈死嗚呼肅公母舅也別有傳

吳肅公曰肅公幼卽拜太僕公像方頤面微麻髯分張若列戟惜其年逾強仕未竟厥施也配徐安人性嚴厲父老爲予言夫人從之官未嘗敢華飾歲召工兩易其幘終公之世公子惟衣大布短後衣今世士大夫皆莫之信云肅公少無聞知不克徵公蹟舅氏之難產藉沒其家乘無考卽故太常史玉池公誌墓

文次述焉

序次典質木段形容真摯見古人風

張貫玉

金文毅公傳

金公諱聲字正希一字子駿休寧人生四歲就外傅
 問孔子何人傅曰聖人曰安在當往謁之曰孔子歿
 二千年矣遂大哭衆皆笑父獨異之八歲隨父母客
 嘉魚補嘉魚弟子員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庶吉士翰
 院故清華之選承平日久往往任達競書畫游藝爲
 風雅而其文一切公時時正襟危坐同官劉公之綸
 怪問之答曰釋褐事君憂方劇耳已北兵圍京師天
 子御平臺召廷臣條上方略所以退敵者公慷慨言

事因舉之綸及武臣申甫上卽日召對二人之綸以兵部右侍郎督師甫副總兵而勅公御史監軍事甫尋戰歿蘆溝之綸轉戰永平死之於是言者交劾公書生悞國計上弗問欲還公館職爲政府所尼仍以御史巡西城已而以草恩封父母引疾歸癸未賊亂與郡邑長策練鄉勇爲守禦而會馬士英督兵鳳陽部所募黔兵虐於樂平樂平民擊殺之又闖入祁婺間民又擊之其監紀者迺徽富悉以爲公罪士英怒以聞詔逮治公具疏自理且行而是時薊遼總兵唐通以勇略爲上所嚮用通故稔公適召對極言公賢上意釋顧命用公部擬僉事弗聽閣擬庶嘗亦弗聽手詔擢翰林院修撰蓋異數也命卽入陛見及於淮丁內艱疏請終制未報而闖賊陷京師公慟哭屢日夕謀舉兵而馬士英等奉弘光帝於南京知士英銜之貽書士英當急大仇而母以一人府天下疑母以一郡散天下勢士英不懌明年士英等果誤國南都陷徽且納欵公縣高皇帝像明倫堂上率諸生父老哭之三日夜而前所訓習鄉勇咸感憤集遂起兵會

隆武立於閩加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兵恢勦於時諸義師起者所在而是故都御史丘公祖德貢生麻君三衡起宣職方尹公民典起涇績溪令萬公曰吉起績皆倚公爲勅時延津武岡二王至徽少年爭附之人人自以爲功而二王亦頗帝制自爲公致書二王曰春秋之義國有君而敢私立名號者謂之僭故建武王則盆子盜耳遇光武大度僅而不死孰與以身爲附翊茅土之逸與漢無極哉新天子撫有七省南陽建武於茲爲盛顧欲以數村

落不逞之徒分土而王而實以劫爲資一旦財饜則若輩鳥獸散耳詎復爲王左右者王其圖之又郡丞欲奉楚宗人公皆斥勿聽未幾丘麻師敗涇亦失守公日夜督兵益力大學士黃公道周帥師援徽次信州士卒病莫能進而所守要地俱陷公知不可爲乃召軍士與訣戴方角巾披褒衣緩騎出謂北將張天祿我實誤徽吾以一身家受僇母它及五日而天祿以兵擁送之舊畿見內院內院者故崇禎朝督師賜尚方劍洪承疇者也公字而呼之曰果亨九耶殉節

久矣。先皇帝設九壇素服臨祭。海內莫不聞。豈其再
生乎。承疇慚而麾之。次日就僂。猶肅衣冠。望孝陵拜
哭曰。嗚呼。臣力竭矣。今死。敢告從死者。江天一吳國
禎。余元英。陳有功。皆不屈天。一取著天。一公鄉人門
下士。爲治中軍。聞公繫。追而及之。途曰。行且爲文丞
相。作王炎午也。麾之不肯去。曰。敢後公死。過山谿。相
與賦詩而和之。初兵起。籍諸義士名。及敗。公思禍之
延。以語記室王世德。世德曰。某幼孤。未受室。幸得從
公義。所獲多矣。請爲公訴之。帝言訖。抱籍投井死。是

年十二月。黃公亦敗。績死焉。故吏科都給事熊公開
元上疏爲公請。勅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公生而凝重
簡遠。目不邪瞬。以博士業名海內。尤篤志性命之學。
雖天竺西洋家言。靡不極研。公旣死。僧慧淵收其骸
歸。過蕪賈人蕭倫。閩人也。治文棺可百金。易之。并收
天一等四尸。而買地以葬。蕪人至今稱蕭義士云。爲
慧淵建菴曰崇義。

吳肅公曰。往徽人爲予言。金太史古儒先生也。繩趨
矩步。而憤而搏牙角哉。其無濟固宐。雖然。人臣當鼎

革之際。殺身成仁。濟不濟。奚預哉。必斤斤焉。自計其才。而要其濟。古忠臣義士。幾何矣。善乎熊公之疏曰。聲之忠與仁。足以持萬世。而不能支一時。天也。予謂唐祿山之亂。顏真卿以一平原挫其鋒。土門之役。歸者十有七郡。得兵二十餘萬。而祿山不敢窺潼關。噫。才已實。因以肇靈武之業。乃後世嘖嘖真卿。不以功平原。而仍以殉汝州也。又何歎。

莊栗中具極悲婉。嘗謂龍門筆能寫生。而于忠節不甚畱心。吾所以服膺於街南也。張山來

明大司寇華陽徐公傳

徐公諱元太。字汝賢。號華陽。宣城人。年十二。游費序。嘉靖辛酉。鄉薦第二。中乙丑科。進士授江山令。丁母艱。復除魏縣。擢吏部考功主事。萬曆丁丑。分房校士。江陵相諷。主司并錄其三子。其一卷適在公房。公乙而黜之。同考官知其爲相公子也。愕視莫誰何。而公所取士。蘇濬。沈懋學。皆名宿。臺諫承旨。疑懋學同邑。有弊。竇江陵取懋學卷。癡索之。會天子手擢懋學殿試第一人。謀遂寢。已而左遷公。山東參政。江陵遣其

子祈福於泰山巡撫以下皆往陪相公子公曰此子
 為父禱非臣為君禱也書沮之而巡撫等已就道矣
 公謂客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巡撫等皆大慚志
 尋江陵敗公由浙江按察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
 四川西南夷以百數皆羗遺孽也冉駹分牧三夷白馬諸種踞
 雪嶺洮河間國家寘松潘衛鎮之號曰松番其夜郎
 邛都諸種南距滇西距吐番建昌越嶲五衛鎮之曰
 建越夷其聯絡邛西犍北界烏蒙而抵馬湖謂之馬
 夷三夷者皆叛服無常俺答支子賓兔者闖入洮河

拒松潘千里羗引之近番地而羗國師喇麻復引賓
 兔部駐松城諸小夷附之西南大震而楊柳番亦攻
 諸堡先是巡撫都御史雜遵討之未定而去公至宣
 諭再三不聽掠我人剗而縛牛角上驅牛而寸截之
 遂寇平夷殺掠益橫公疏請討之詔便宜行事時賊
 勢張甚提法分踞兩河河東為楊柳番喇麻灣仲綽兒拓
 占柯等族河西為偏頭小姓等公徵兵播州酉陽平
 恭諸司而道阻未集賊遂先發擁萬人攻蒲江叅將
 朱文達擊却之東南道乃通公命監司及諸將會永

康以都督李應祥爲大將，叅將郭成游擊周於德邊之垣，及文達分道並進，謂之曰：賊夾河而壘，我不能並舉西阻澗，不我難也。東乃剝膚之疾，其先擊之。於是進兵屢勝，獲喇麻灣仲，又獲占柯綽兒拓，遂殲沒石破窰溝、石柱等處。河東平，惟大小粟谷阻險未下。而羌酋思答地者，乘河漲而前，公謂應祥夜濟而襲之，必克。我旣西，則粟谷懈，回戈東指，必不支矣。遂夜濟果克思答地，拔西坡等砦，還破粟谷，復進攻牛尾賊潰西奔，追之窘甚，詣軍請降。公廉得羌以埋奴爲

大誓，誓永不渝，令降酋各執其驍奴，坑而埋之。凡二十三人。河西亦平。松番遂定。時萬曆十四年也。明年丁亥，平建越夷。又明年戊子，平馬夷。建越酋曰安守，曰五咱，大咱，又黑骨部曰應昇，曰鳳起，馬夷酋曰臧乃，撒假曰白祿，枯須曰安興，皆桀黠，負固，遞相犄，以劔我師。公先後設奇，遣將殄夷之。初，臧故黑夷種，而馬夷黃郎，又安守族也。公慮其合，授方略，三裨將俾戍馬湖，三將違節制，賊僞降，誘之，伏軍殲焉。及師捷，執殺三將者，悉誅之。建越之役，誅其叛者四種，奪耶

部甲一縛大酋十馘而獻者七。獲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降三千七百餘人。埋奴者三人。合總

後克寨凡二百計。毀礮房千六百計。汰浮賞省金錢

萬計。收夷裸男婦二千二百餘。復土地爲里者九百

七十。築城二。其松潘者在黃沙。名平番。馬夷者在新

鄉。鎮名安邊。皆實兵列戍屯田而還。東靖黃沙。西靖

黑水。款貢北於編戶。天子詔褒公晉兵部右侍郎。右

僉都御史。加二品服俸。公部署調度悉中機宜。尤善

用人。厲兵將王公鳳竹。周公光鎬。武公尚耕。皆以兵

備使前後監軍事。公采納其言。應祥於德。皆勇將用

命。惟謹。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尤驍雄。三征俱得其死

力。應祥之取牛尾也。應龍先登燔柵。執其酋合兒。給

父子最有功。其後應龍以不善撫叛。朝廷竭數年兵

餉。至興師二十餘萬。八道並進而後克之。人皆思公

之善。御云。公移疾歸。補刑部侍郎。歷戶兵二部。陞南

京。刑部尚書。踰年乞骸骨歸里。時年甫五十有九。卒

年八十一。公穎悟強學。所著有吏鑑。喻林吟。易編。及

平羌奏議諸書。梓行於世。實義田千畝。贍其族而畝

畝之中尤誦其隄河之績爲吾宣永賴云

吳肅公曰肅公徵吾鄉先哲遺事竊謂萬曆名臣無
右徐司寇者公平夷有大功不啻威寧海子大滕峽
顧生無封爵歿無贈諡莫有請者可慨也予讀三征
記因購其年譜及行狀墓誌訖不可得僅劉公宇亮
所爲傳落落無要領予按謝公詔征西記事周公光
鎬征南紀事李公士達再征南紀事陳公宗虞平羌
碑郭公子章埋奴銘汪公道昆安邊城碑平羌碑吳
公國倫平建越碑于公慎行平番城壘記皆班班可
考謝周陳皆身與軍旅語當不誣而高氏法傳馬氏
通紀誤以建越馬夷二功移之武尚耕而公績幾泯
泯矣又諸公詞筆多佶屈而諸羌名目繁多而奧澀
最鍊人口眼故悉之者絕少也

提撥關鍵分敘總收一一皆史遷法老健無敵

張

由來

白華樓記

邗上名園，方氏居四五，予未識其主人，而皆得游覽焉。汪鈍予嘗集同志假憩娛園，飲酒分韻，客言方氏白華樓尤多題詠云。逾年，因鈍予交方季子，邂逅鑑香樓。季子因介鈍予請予爲文記，所謂白華樓者，予問樓景勝，視娛園鑑香奚若。鈍子曰：不逮也。然則題咏之多，且屬記何也？曰：往方氏昆季之養母也。左右無方園，亭之涉未足也。又建樓庭幃中，取小雅篇名白華以顏之。樓成而母不待，是以誌其悲慕云。爾予

聞之不勝愾然也。人孰無母，亦孰無養。然貧者菽水不給，何有於甘旨？半椽取蔽，何有於廣廈？方氏昆季，竭其力之所有，餘亦奚弗至，而猶慙然愾然，不啻風木之感，杯卷之義。嗟乎！孝子之於其親，亦曷有極哉？而貧家子視之，傷如何也。已。白華之詩，次於南陔。東氏之補南陔曰：馨爾夕膳，潔爾晨餐，言養也。其白華曰：鮮侔晨葩，莫之玷辱，言潔也。夫養也，何玷辱之戒歟？蓋孝終於立身，求之物不若求之身者，之爲得也。親之體不若親志之爲永也。身之善不善，而吾親之

榮辱以之。晉潘岳板輿之奉世舉，爲美談。而岳以乾沒昵匪人，受僂則立身之道，未有聞也。方氏昆季之名斯樓也，其無慙於此也歟。抑小宛兄弟相戒之詩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取爲方氏誦之，以重申白華之義。焉。樓高廣若干尺，有池，有砌，有花竹，記。宐書不書表，大旨云：方氏三人，伯爾邛仲星垣秀，千其季也。

爲方氏記樓而一段入情語，足令世間人子無不含悽。又因詩語生出如許至論，而無腐儒解說氣。

真講學大文字

汪鈍子

張山來集李詩序

集詩有三難。篇章融貫一也。對仗工好二也。其發宣吾意。語若自撰三也。前人集唐多矣。而專集一家較尤難。嘗讀文信公指南錄集杜絕句及琴歌十八拍。所謂發宣其意者也。其後南思仲集杜五言律最工。且富他人集杜不過一二首。或七八首止耳。而李供奉則未聞有集之者。豈人於詩故左李而右杜耶。蓋杜律多而李少。杜整鍊而李疎宕。卽集之有難易之殊耶。然則集李爲又難矣。張子山來集李詩五十首。

律南文集 卷一
篇章對仗俱極其致足與南氏並傳者也二十年前予嘗爲律陶以寓志友人問何以得工予謂製雉頭狐腋千百爲裘裘成而適體合度乃貴考工記言察革之道眡其朕欲其直也衣之欲其無斲也橐之欲其約舉而眡之欲其豐也此通於集詩之道者是吾融貫工好之說也張子其以予爲知言乎張子嫺詞賦著述甚富嘗以其餘綴蒙莊爲演連珠集各古法帖字爲詩雖遊戲皆出人意表予特以是篇爲風雅鼓吹藝林勝事云

呂節母吳孺人五秦序

往余交呂嵎倩昆季未識石成也嘗班荆宣城僑舍嵎倩指謂曰是伯兄子承王也余見其昂藏偉軀幹語訥訥不出口更詢之嵎倩曰伯兄南倩無祿承玉方髫齡惇惇小子丘嫂吳媪育之輔之以有今日也余爲之太息尋嵎倩客維揚叔麗天歸歛季越千往來楚豫石成獨畱宣城之汴上顧密邇於街南得以歲時問訊而與余遊者咸後先稱道石成其舅氏吳君玉華謂石成績密似嵎倩亢爽似越千要其才詣

皆似南倩君。余於是想見南倩君之賢。初南倩君之捐館也。吳孺人年少。矢節輔孤。孝事翁姑。姑疾。獨身治湯藥。中袞。厠臉。手自檢濯。侍寢。恒丙夜不卽安。蓋痛南倩君之不逮。而以婦道兼子道也。妯娌雍睦。卽微有間言。曲爲解。呂氏一門兄弟怡怡。家素封。而四世未嘗析產。孺人調劑之力。爲多。嗟乎。女德之所尙者。豈不以節孝哉。顧女之守貞者。恒多峭特之思。猶士之高節者。必負遺俗之累。余每見勃磳堂上。諄語釜間。志於室而閱於牆者。偏在寡嫠。何則。豁刻介獨。

之性有所鶩。而和順廣大之氣少也。孺人之賢。吾以謂他嫠婦之所難。而獨能兼之。猶士之秉節。而無媿中行者乎。孺人就養石成。余過泚上。主其居。嘗旬日。凡所爲。腆其豆。葷永其繫。維者靡弗虔也。外籌筭而內筦庫。羸縮張弛。靡弗理也。僉謂石成是子也。才而實。皆孺人成之也。石成甫壯。有丈夫子。六人肩比踵接。長者。和熊。幼者。含飴。入其塾。而臯比。咕嚕。瑤瑜。在。琢。循其庭。而蘭苗其芽。又孺人以母道兼父道。祖道者。如此。比者。晤嶠倩於維揚。晤倩曰。丘嫠以庚午仲。

春年及艾矣其稱未亾人也不例於旌惟先生喜談節義敢丐言以不朽余竊惟孺人以一發而藉藉賢聲視古築懷清臺而課千頭木奴者不啻過之人皆曰石成繼先人未竟之緒而孺人所醞釀者端操券於諸孫矣此亦何庸余詞之祝余特次其信而有徵者俾昭於彤管知呂氏有賢母且以告夫世之女而發者必衷以寬仁云

吳東巘詩序

客談詩或曰詩易耳何齒焉一先生怫然曰六經之一風雅之業也而易之何也曰子不見夫百工之肆乎攻木之工什六七焉攻金之工什四三焉他奇伎淫巧旅而錯獨治玉者千百無一焉蓋難者莫工工者必易矣今或簡帙未諳尺蹠莫辨而自賈於聲律用以酬杯棊充筐幣助齊舍之鈇而裹邊韶之腹者紛紛猥猥然也而奚弗易先生曰不然選鄧林之木構凌雲之臺飛薨曲檻無失銖兩冶銀鑄之金范鼎

鏤鐘若擬秦漢若遡商周難乎否乎故莫粹於學而
濂洛之儒勃罕理窟莫優於才而文章之伯雖歐會
無當乎風雅莫靈於仙悟於禪而若呂巖若白玉蟾
街談俚諺祇遊戲乎人間彼髡挂拂撰述爲名時竊
附於惠休與皎然而詩奚有焉嗟夫名理才智所不
得矜道術冥悟所不得預故曰難也客以告晴叟晴
叟曰咄嗟詩乎一輕之一軒之抑詎無工拙乎予不
工於詩烏足以悉難易之衡工拙之槩會吳東巖索
詩序於予予需之久未有以應而東巖時書促予因

卽告以難易之說且有進焉東巖不嘗示予詩乎其
游黃山詩旣梓而更定之烈婦篇幽雋擬古樂府而
亟予爲改竄知其不出於易矣又北行諸詩景物爲
逢迎與粉粉猗猗者異矣是上將淡造而猶有進者
何歟曰誠不知其難耳業知其難則難者易矣易則
工工則傳雖然此爭難易於詩也苟無爭難易於詩
則尚矣吾未見濂洛蘇曾之遜能於王孟李杜爲詞
人嫻笑也而難易曷衷焉守一先生之言烏足以擴
難易之觀窮工拙之要臧與穀咸牧也而誇挾筴之

能爲優於博塞而不知有羊也其亾也幾何矣。

由時尚言則易由詩學言則難皆確不可易而指

歸所在神理全似莊周

張山來

難易二端皆出時賢寔語非假設也一經追琢各

盡委曲物論不齊齊之者自有真宰耳

弟聰若

